

杨书案 著

劍仇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剑 仇

杨
书
案
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纪光碧

封面设计：徐恒瑜

插图：徐恒瑜

技术设计：李海涛

剑 仇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.5 插页 1 字数87千

1986年 6月第一版

1986年 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9,000册

书号：R10247·366

定价：0.68元

内 容 简 介

小说描写了古代干将为楚王铸剑的传说故事。

干将为楚王铸了雌雄二剑，将雌剑献给楚王，楚王怕他再给别人铸剑，把他杀了。他的儿子眉间尺拿了雄剑去报仇，碰见山里客，愿意替眉间尺报仇。眉间尺便割下自己的头，山里客拿了眉间尺的头和剑，巧妙地进入王宫，替楚王变弄戏法，把眉间尺的头放在金鼎内煮，发出悠扬的歌声。楚王到金鼎前去观看，山里客用剑一挥，将王头砍落在鼎中，自己也挥剑自刎，从

故事曲折生动，极富

楚王好细腰，
国中多饿人。

古 谣

这两句古谣说的是，~~历代君王都喜欢细腰女子~~，于是，柳枝腰身成了楚国女子的时尚体态，~~楚王不惜减食自饥~~，以求窈窕。

郢都（今湖北省江陵县），楚国宫城里，专门修了一座细腰宫，供楚王平日歌舞宴乐用。当然，陪楚王歌舞宴乐的女子，都是杨柳细腰，身材窈窕的妙龄佳人。

“宫墙柳，宫墙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”细腰宫里没有别的杂木，一律栽的杨柳树，微风起处风摆柳，就象千百美女在斗腰身。

细腰宫里种满桃花，取“桃花艳丽却无言”的意思。楚王要求这些窈窕女子，既美丽又娴静。

在楚王宫城的千百座殿宇里，细腰宫修得格外玲珑精巧，园林布置，亩方之地百回千折，有咫尺包容天下之妙。

春天到了，细腰宫里柳枝青青，桃花正艳，楚王由细腰宫主骀妃陪着，正在宫内小巧的歌舞厅里，看编钟乐舞。

新近，楚王花了万金，铸造一套编钟，大大小小五六十个。大的一人高，四五百斤重；小的高不足半尺，重不过二斤。数十个新铸的铜钟，分三排支架悬吊，按大小顺序排列，一个个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几个乐工身穿彩色衣裳，手执钟槌，奔忙于群钟之间，敲奏出入耳动听的乐曲。

一群曳地长裙细腰身的宫女，和着编钟乐曲跳假面舞，楚国人叫做舞绶（*nao*音挪），那样子很象现在跳的大头舞。据说，跳这种舞可以驱逐鬼怪，防止疾病。

楚王身边的骀妃，腰不盈尺，是楚国最窈窕匀称的美人，她的舞技也高超，以往细腰宫里只要有乐舞，她就出而领舞。只是，最近她的腰渐渐变得比平日粗，她怀孕了，不能再领舞，便站在楚王身边唱歌，歌声甜甜的：

明明上天，
烂然星陈，
日月光华，
弘于一人。

这是一首古歌。传说，舜将禅位给禹，百姓和诸侯便唱这首歌，以颂舜的英明。意思说，明朗的天空里，布满灿烂的群星，而最光亮的是太阳、月亮。舜帝的英明、功德，就

象日月的光华，明亮弘大集于一人。于是，舜帝也载歌相和，他唱道：“卿云烂兮，纁（同纁）纁兮，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”意思是，若烟非烟，若雾非雾，郁郁纷纷的瑞祥云彩，烂漫纠纷，拥戴那太阳、月亮光华四射。日月虽然光亮无比，也有落山的时候，明天又有新的太阳、月亮升起，一天一天接连不断。帝王虽然英明，到一定时候也应该象日月的交替一样，禅位给圣明的新帝王。

骊妃此刻唱这首古歌，当然寄寓着对楚王的颂扬，楚王一听，高兴极了。

自西周以来，楚吞并了许多小国，扩地数千里。北面，楚国的疆土扩展到中原，接近了黄河；西面，疆土扩展到巴山、秦岭，与秦国为邻；东面楚界到了海滨；南面，不久前楚国灭了越国，占有江浙一带以往吴越两国的全部土地；又以苍梧山（今湖南南部的九疑山）与百粤为邻。于是，楚国成了战国时期土地最大的国家，比秦国的土地还要大。

如此泱泱大国之君，当然应该踌躇满志，歌舞升平的。

编钟嘤嘤，鼓声咚咚，假面人癫狂地手舞足蹈，楚王看到精彩的地方，也不觉失声叫好。

就在这时，殿后传来一声雷霆般响亮的呼喊：

“大王，看小臣舞剑助兴！”

随着喊声，一道白光裹着一位身着戎装的将军，飞出殿来。那把宝剑上下飞舞，就象一条白蛇紧紧将舞剑人缠绕；那剑愈舞愈急，那白光也愈来愈浓，最后浑然一体，象一团闪光的星云。那舞剑人却被这团白光紧紧裹住，再也看不见

他的身影了。

顷刻间，编钟改换了音调，奏起了雄壮的军歌；击鼓人把鼓点敲得比夏天暴雨的雨点还急，为舞剑人助威。假面人看这精彩的剑舞看呆了，一个个停止了舞蹈，傻站着，仿佛真的成了木头人。

御座上端坐的楚王，这时也不由得站了起来，大声喝采。

突然，那团白光变成一条白练，象闪电一样快，绕着三排钟架飞过，只听得一片“哐哐哐”编钟坠地的响声。几十个编钟的钟鼻，齐崭崭全被斩断，再也挂不住了。

钟声寂然，鼓声寂然，乐工、宫女、侍臣，人人脸上失色，整个大殿死一般沉寂。

楚王也为这意想不到的突然事变怔住了，半晌，清醒过来，才狂怒暴叫：

“反了，敢坏我新铸价值万金的编钟！左右，还不快将这反贼擒下！”

左右武士手持戈戟，战战兢兢地试探着上前，他们知道，只要舞剑人一发威，立刻会有一大片人倒在剑前。然而，舞剑人并不反抗，乖乖地束手待缚。

武士们这才大着胆子，一拥而上，几根绳索把舞剑人捆了个结实。

这个舞剑人是谁？他叫沮漳，是楚国屡立战功的武将，生在下和当年寻得玉石的荆山脚下。漳水、沮水分别从荆山东西两面南流，流向江汉平原，汇入汉水，他出生的家乡就在

092341

沮水、漳水汇流之处，所以起名沮漳。荆山，西与大巴山、巫山相接，属秦岭山系。荆山一带是楚国的发祥地，楚国迁都郢城以前，最早的都城丹阳就在荆山脚下。

沮漳的祖先是楚国的贵族，他生长在楚的发祥地，从小受着楚文化的熏陶，对楚国的兴衰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。

沮漳被武士捆住了手脚，手里的宝剑却死死捏着，几个武士上来死命争夺也夺不过去。

楚王见了，叱骂那些武士说：“都是些废物，这么多人夺不下一个捆住手脚的人手中一柄剑！”又命令说，“不要夺了，把他抬上囚车，押到铸编钟的地方，将他连人带剑扔进熔炉，以偿我的万金编钟，解我心头之恨。”

武士抬了沮漳，扔进囚车，解了要走。御座旁的骀妃却说：“且慢！”她向楚王跪奏：

“大王，沮漳手中那柄剑，不是凡器，扔进熔炉，一起化了，实在可惜。”

楚王一想，很有道理，也命武士：

“囚车慢行。”

这时，沮漳暴发出一阵哈哈大笑。楚王诧异地问：“死到临头，你笑什么？”

沮漳镇定自若，回答说：“我笑大王的眼光不如一个普通妃子，大王只知道心痛价值万金的一套编钟，却不识眼前比编钟珍贵万倍的宝贝。”

“你说的可是剑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刚才因为坏了编钟，楚王气急，只想着立即惩处肇事的人，忽略了沮漳手中那把剑。现在一经提醒，立即恍然大悟：是呀，这柄剑真不平常，一口气能将数十口编钟的钟鼻齐崭崭切断，这不就是传说的“削铁如泥”吗？

楚王眼珠子转了转，说：“将剑送上来，待寡人过目。”

方才几个武士拼力死夺也夺不下的剑，现在一个武士轻巧接过，转呈楚王。

楚王接在手中一看，只见青锋寒光闪闪，虽然切断数十口编钟，锋刃不缺不卷，嗨，果然好剑！楚王问：

“此剑有什么来历？”

沮漳虽然手脚被捆，然而，提起这剑的来历，捆绑的痛苦仿佛消失，禁不住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。

古时候，越国地方有一座昆吾山，山上的石头象赤玉、玫瑰。以前，黄帝讨伐蚩尤，曾扎营驻兵在昆吾山上，士兵要水，掘山万丈，还没有挖到泉眼，只是层层迭迭的红石头。

到了越王勾践的时候，派使者用白牛白马祭祀昆吾山神，征集民夫采石炼铁，又命著名剑工欧冶子用昆吾山的铁，铸成八把剑。

这八把剑采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，八方的灵气铸成，把把锋利无比，把把都有名目。

第一把剑，名叫掩日。用它指太阳，剑光能把太阳遮住，使白昼变暗。

第二把剑，名叫断水。用它去划河里的流水，河水随即

断开，不再合拢。

第三把剑，名叫转月。晚上用它指一指蓝天上的明月，月亮立刻翻身转侧。

第四把剑，名叫悬剪。把剑挂在户外，鸟虫飞过，只要稍稍接近它的锋刃，便象被剪刀剪裁一样，断成两段。

第五把剑，名叫惊鲛（ni音泥，雌的鲸鱼）。带着这种剑渡海，海里的鲸鲛都吓得深深藏入海底。

第六把剑，名叫灭魂。夜晚走路，身上带它，不会遇到鬼魂。

第七把剑，名叫却邪。妖魔鬼怪见了此剑，便会远远退避。

第八把剑，名叫真刚。用它切玉断金，就象刻削土块木头一样。

听沮漳讲起这八把神奇的古剑，殿里的乐工、宫女、侍臣，一个个直伸舌头。楚王瞪大了眼睛问：

“这八把古剑，现在哪里？”

沮漳叹口气说：“可惜，这八把古剑中的前面七把都已经散失，臣率兵随大军灭越国，只在越地寻得这名叫真刚的第八把剑。”

楚王这才明白，原来他面前的便是真刚宝剑，真正名不虚传，果然切玉断金，象刻削土块木头。

楚王说：“这剑既然如此之好，寡人也命令铸工铸它几把。”

沮漳听了，不觉大笑。

楚王诧异：“你又笑什么？”

驸妃插言：“沮漳将军的意思是，这剑不是随便铸得出来的。”

沮漳说：“随便什么人都铸得出来，它就不是什么无价之宝了。”

“寡人花一套编钟的钱，用万金去铸它一把，可以吧？”

“除非找到那个会铸宝剑的越地剑工，否则，别说万金，就是十万金、百万金也铸不出来。要不，臣怎么说，它比那套编钟更加值钱呢？”

凡是当王的人都有这样一种脾气，越是说某种东西贵重，不易得到，他就越是要得到它。楚王现在也是这样一种心情，他对沮漳说：

“越地现在不是也成了楚国的疆土吗，那么，就去把会铸这种宝剑的欧——”

左右连忙提醒：“欧冶子。”

“对了，立即去把欧冶子找到，要他赶快给寡人造剑。”

沮漳禀奏说：“欧冶子早不在世了。”

“欧冶子早死了？”楚王不觉有些丧气。

沮漳又说：“欧冶子虽然死了，听说他有个徒弟叫干将，还在越地铸剑，技术也十分高超，并不比他的师傅差。”

楚王问驸妃：“去把干将找来，替寡人铸剑，如何？”

驸妃虽然常侍楚王歌舞、宴乐，心里却希望他有所振作，立刻回答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
楚王终于对铸剑之事有了兴致，沮漳不觉心中暗喜。他

今天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在楚王歌舞作乐的时候，闯入大殿舞剑，用宝剑削断楚王万金新铸的一套数十个编钟的钟鼻，使它再也挂不起来，敲不响了，为的什么？正为的要使楚王从以大国之君自安，沉溺享乐的景况中惊醒过来，舍钟求剑，富国强兵，以对付西北虎视眈眈，步步进逼的秦国啊！

战国七雄中，秦楚两国最大最强，将来统一中国，非秦即楚。秦楚两国比较，楚国疆土更大，人口更多，占有长江中下游，地方更富庶，条件更优越；可是，楚王却不能象秦王那样发愤图强，以统一天下为己任。所以，兵多不精，武器不利，几次交锋都吃败仗，闹到割地求和的地步。这样下去，非但楚不能统一中国，甚至自身也难保。

于是，沮漳乘机进奏说：“大王舍钟求剑，这就对了。而今强秦野心勃勃，发展生产，奖励军功，有席卷天下，囊括海内，并吞八荒之心，不是大王歌舞升平的时候。大王以求名师、铸宝剑为起点，从此，振作朝政，训练军队，以抗强秦，则楚国大幸，天下大幸。”

沮漳说了一大篇道理，楚王并没有全听进去，他关心的只是无价之宝的利剑，只盯着问：

“你能到越地去，找到干将，命他替寡人再铸一些象‘真刚’这样锋利的宝剑吗？”

这正是沮漳求之不得的差使，连忙回答：

“臣愿为大王效劳。”

于是，楚王大声命令武士：“给沮漳将军松绑！”

沮漳松绑之后，立即拜辞楚王说：“事不宜迟，臣这就

回去准备，明天一早上路，去越地寻访干将。”

楚王说：“不必那么急嘛，过两天再去也不迟。”

沮漳说：“不，一天也不能迟。秦王正在广招天下能人，助他强国，干将如果流入秦国，就是替虎添翼，必须赶快将他找到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就快去吧。要带多少聘金？”

“干将之类的人物不是贪利之辈，不需要重金聘请。臣只是用大义打动他的心，他自会为楚国的强盛出力。”

沮漳拜别楚王，回身要走。楚王又假惺惺地举起手中的剑说：

“还有这把宝剑……”

沮漳再次跪下：“这把真刚剑，臣就献给大王。”

等沮漳出了大殿，楚王一面欣赏着宝剑，一面惋惜地自言自语：

“是一把罕见的好剑，只可惜坏了我一套新铸的编钟。”

骊妃倩笑相劝：“大王舍一组编钟，换一柄无价的宝剑，值得、值得。”

楚王终于释然，也笑着点头：“值得、值得。”

二

“卖针罗，卖针罗——”

一个小伙子清亮、悠长的叫卖声，一大早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回荡，引得那些女孩子们象迎接朝霞一样，挑开窗帘张望。大胆、泼辣一些的，就开了门，出去购买。

山村的村头，有一家小小的铜匠铺，熔炉里的木炭火已经生着，发出青白色的光焰。铜匠师傅莫老爹用钳子夹了一块青铜，放在熔炉里烧着。这是一栋前店后房的屋子，莫老爹做好了锻打前的准备工作，然后走向后房，他想去唤女儿莫邪（yē音耶）出来帮忙拉风箱。

莫邪，十五六岁年纪，这个越地女子，正在对着窗前池塘里一株株新出水的荷花刺绣，她自己象那新出水的荷花一样娉婷秀丽。她借着清晨的霞光，绣得那样专注。

“卖针罗，卖针罗——”

那清亮、悠长的叫卖声从村尾叫到村头来了，它从莫邪的耳鼓一直传到她的心房，她的心头颤动了。

三天前，村里一位小姐妹送给她一口钢针，说是这种针比铜针好用得多，刺绣缝衣，又快又好。三天来，这个小伙子响亮的叫卖声，响彻整个山村，村里的小姐妹、大嫂子、

老婆婆都争着买他的针、锥、剪刀等等女工用具。以前，莫家铜铺的女工用具是远近闻名的，附近山村的妇女都上门来求；这几天，莫家门前冷清多了。以前，莫家铜铺打制的女工工具供不应求，现在，摆在铺子里销不出去了，每天只能零星地卖出一些小农具。为这件事情，爸爸十分生气。

莫邪可和莫老爹不同，她不管什么抢生意的事。再说，那小伙子不过是走乡串村做点小生意，又不在这里立炉开铺，能把生意全抢去吗？

莫邪试了试钢针，果然比自家铺里制的针坚韧、锋利，透针快、针眼细，绣出来的荷花格外精细，水灵灵的，象刚从清晨的池塘里摘下来，粘在绢上的。

啊，如今那卖钢针的小伙子叫卖到门前来了！其实，这几天小伙子也不是第一次叫卖着从莫家铜铺前走过，几乎每天他都要从这儿过一次，而且似乎每次叫卖到莫家铺前他的脚步就要放慢，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地逗留一会儿，那叫卖声也格外响亮。但是，前几天，不管那叫卖声多么响亮，也没有往莫邪心里去，仿佛是山前的鹿子叫、野鸟啼，风一吹就过去了。今天，这清亮、悠长的叫卖声，为什么从她的耳鼓一直传进心房，振得这颗少女的心微微颤动呢？

她正在用他制的钢针刺绣。她在想：怪不得这小伙子的钢针把村里的小姐妹都迷住了，它的确好，就是比爸爸制的铜针强。能造出这么好的钢针，那手艺一定十分高明，那小伙子一定格外聪明能干。想到这里，她的脸微微红了，心儿突突跳得更急，怀里象揣了头小鹿。

“卖针罗，卖针罗——”

啊，那叫卖声愈来愈近了。她真想抬起头望一望门前的
大路上，来的是怎样的一个小伙子。她甚至想出去买几枚他
制的钢针，并且问问他，这针是怎么制的……

突然，一个冷冷的声音打断了她的遐想：

“莫邪，怎么，连你也用这种针！”

莫邪一惊，抬起头来，只见父亲不高兴地站在她面前。

莫邪茫然：“爸爸，这种针怎么啦？”

“这是恶金（古时候，钢铁刚刚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恶
金，而称铜为美金）制的，用它不吉祥，它迟早会给山村带
来瘟疫，带来灾祸！”

莫邪笑了：“不会的，爸爸。听说人们以前用的是骨
针、石针，刚出现铜针时，也有人说不能用。用了铜针不吉
祥，会带来瘟疫、灾祸。现在大家都用惯了铜针，瘟疫比用
骨针、石针的时候还少呢。”

爸爸发怒了：“我就是不准你用这种针！”

莫邪也不相让：“我偏要用！这种钢针就是比您造的铜
针好，你这是忌妒！”

“什么，你敢这样说你的老爸爸！”

啪地一声，一巴掌落在莫邪背上。莫邪猛地站起身来，
只见爸爸脸色铁青，那只手在颤抖。莫邪重新坐下，伏在窗
前她刺绣的小几上委屈地哭了，她哭得那么伤心，肩膀一抽
一抽的。长这么大，她还从来没有挨过巴掌呢。她今天说错
了什么话？做错了什么事？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粗暴地对她？